



靜觀齋續集

諸公

遺錄

~ 16
2428
9



2428
9-9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九



附錄

遺事續

子喜朝

府君方十餘歲時東淮申公嘗來訪文靖公文靖公適醉甚不能待申公見府君多有所問府君應對既甚敏又隨而籍記蓋將以復于文靖公也後申公謂文靖公曰此兒誠竒才必當大成云

乙酉文靖公喪時府君哀毀過制伏苦階石下笑泣不輟中濕致傷而亦不自覺後日病根蓋由於此文靖公文集三年內印以活字其草本幾皆府君所

寫

一日金自點來訪府君意其必為伯氏來也府君待之而曰家兄纔作松楸行矣自點曰已知之而欲見哀故來云

始文靖公於丙子亂欲入南漢而不得先往水原雙阜丁丑正月轉入江都未幾城陷至喬桐遇大夫人喪返櫬於雙阜又未幾夫人卒並皆權窆訖與玄洲公奉几筵即發往靈巖二字缺蓋為就青湖公謫所也到未缺青湖公有移配渭原之命文靖公又追發北還少留全州仍歸雙阜以居府君自江都被擄至

松都脫歸之後一皆在文靖公膝下至己卯又隨文靖公赴原營前後巡歷皆從之

戊子司馬初試詩題菩提寺逢裴迪口號以三中為一等五人批點則三句其赴會試也始欲作賦而還止前後試紙府君皆自書而白雪樓則洪泛翁柱國洪判書萬容試紙亦府君筆也是時青湖公出莅錦城故府君自永安宅入塲府君嘗曰其時余在秦樓待榜及榜出余為壯元國卿氏及叔平皆得中而獨伯涵見屈甚覺無聊云

是秋往錦城也嘗就拜畸翁於昌平作一律以呈即

蕭蕭風雪打踈籬之作也府君晚年嘗誦而傳之故
余遂錄之於詩稿中府君以為吾於彼時頗多吟咏
想鄭涖則必知之或尚存留本草云

庚寅六月趙嗣基申最為翰林上下番欲新薦嗣基
問誰可合申公先言壺谷南公次及府君嗣基又問
盧亨夏朴增輝申公曰務精不必多也嗣基又問此
外更無其人耶申公又曰呂閔齊可合而方居下考
嗣基曰皆無不可其中如李某尤豈有異辭乎嗣基
又問李震夏鄭哲李溟翼金堯欽申公曰此人等從
後養望而為之未晚也嗣基曰下番所言中李某已

先歸一今則先薦此一人可也申公堅欲以南公并
薦嗣基又執前言申公先難而後然之及嗣基見金
公始振始振曰被薦之人既云歸一豈有疵議而第
方薦之時何不言於叅下先生南盧李何不薦之吾
欲論啓云蓋金公方為臺諫而亦先生也嗣基遂上
疏陳其曲折金公亦引避大司憲李厚源執義權堦
掌令郭之欽等處置請出仕又請推嗣基及申公
上并允之至冬復薦為檢閱是時府君初欲不為應
講曰諸公責勉黽勉就之後來府君嘗曰當時若能
勇決樂不至誤却半生云

辛卯之被選玉堂也南床錄只申公最及府君二人
以此不得擬望未拜實職云
壬辰以奉教將作江都曝曬之行臨行上疏請停觀
武才語多忤旨 上大怒屢下嚴教且曰如李某者
天下一恠物此當束之高閣渠何以考閱累朝實錄
乎今番曝曬不送之可也

甲午年伯父及正字叔父自加平過寒食後與趙判
書珩會乾川草堂槩趙公庄亦在此故也時府君與
趙公龜錫李公萬雄以書院事同往石室亦約以來
會適遇雨陷於大澤鷄既鳴始得達時諸公謂夜已

深必不能來皆就寢獨伯父明燭待之曰吾弟有約
雖夜深必當來云時伯父詩有佳節一年寒食過孤
村半夜故人來之句

丙申徐忤告變後金公益熙為大司憲以柳道三曾
有妄發於獮坪論啓請罷 上命遞差憲府仍即停
啓後數日大司諫俞檄更發其論於 榻前 上以
為俞檄欲以妄發作實事即 命拿鞫且教曰檄復
尋賊忤之迹提起道三欲實其事其罪在法當死各
別嚴刑俞公納供以玉堂諸人中有以遽停不快者
為辭於是 上又命玉堂自首是時府君適受由省

墓及還方八直忽聞此 教欲獨先陳疏以明其不然且陳 聖教之未安青湖公聞之以為 上怒方震疏入必被重譴極力止之府君猶不敢從及玉堂諸公皆言自本館當聯名上劄不當先出而獨為之故遂同叅其劄焉

是年九月 陵幸後八侍時極言還宮時閱武之非有曰京城士女皆已知 殿下之必為此舉而大臣三司初既不知為何事既知之後又不過却坐觀光而已是時青湖公以大司憲亦隨 駕而啓語猶如此後 上於榻前屢下嚴旨至并疑於青湖公云後

閔公應亨極言府君之敢言請 上褒獎及至丁酉五月又以閔公維重事啓曰人才是國家先務前日李某事臣曾仰達今見閔維重亦實是可用之才云戊戌夏以大君喪欲 親臨致祭府君屢啓爭執初啓槩云我朝本無親祭臣喪之儀古禮亦無可做况既不行於頃年綾原之喪尤不可前後有異 答以禮有三臨之禮不可謂之無據至再啓則又 批曰致祭事爾等不曾讀書乎自古帝王多有行之者何謂不可乎爾等專然不知徒為大言則可謂無識矣 匡救其惡將順其美古聖之訓也此是何等之惡乎

苟非其惡則將順有何不可乎何必強為喜事徒取制君之名乎其意所在實未曉也雖永葬之後三年之前皆可為之豈無其日乎爾等好為之府君又引避申論只 荅以勿辭 傳于政院曰近觀臺啓則國朝禮文所不載之事不敢開路云其言是也既是國朝禮文所載之事則何事不為人亦何敢為言乎近者講武打圍驅禽等事不行久矣恐墜 祖宗成憲其令有司預為講定節目今秋舉行 是時自政院三司以至諸大臣莫不力陳 上教之不當完南之言尤詳極陳臺諫言雖過當心實無他

之實 上終不荅趙公復陽進曰大臣之言皆是而李厚源之言尤為的當未有發落甚為未安 上曰大臣之言是矣予何言哉對曰臺諫之言自古不以過激為非而必以人主優容為美矣 上曰李某豈永廢近將收用矣勿以為慮趙公龜錫仍進言打圍之 教有若柑制云云 上曰臺諫欲為柑制予亦豈不甘制乎趙公復陽又進曰人主挾雷霆之威欲為拒諫則不患不足又以加一層事發之以開拒諫之一法甚非所以開示後嗣也今日雖仰恃 聖明而此實無窮之弊也非為李某而言也 上曰使予

過轉深而為某者多矣趙即退出 上曰某吾豈罷
之乎渠自罷也又曰如此如此何可為乎

府君再避後趙公龜錫有書曰避辭理直甚好好第
全篇都是觸諱語其間文字有何摘論今日講畢弟
陳 批辭未安之意 上曰祖宗朝不行何敢行之

云此語甚可畏也五禮儀所載之事予當皆為之云
聖教如此即丙之勿視人也其後趙公又有書曰

今日 筵中白軒完南沈相陳近日 聖教未安之
意而完南之語最善 上曰迫問大臣曰打圍行不
行如何皆曰不可 上曰然則止此事而更為何事

耶大臣中一二公請行親祭 上曰予豈為打圍之
事也三司皆以 祖宗朝所不行為言故欲舉 祖

宗朝所行之事二日考國制而下此教予非有行之
之意大臣之議如此打圍則停止而致祭事舉行可
也第進曰憲府所啓中日熱之說恐不暇論之語遣
辭之間雖欠妥當而乃其意則不過以為若遵禮典
不為親臨則 玉候致傷之事元無可慮之端云云
之意也人臣雖無狀豈有以 君上致傷為不足慮
之者哉辭不達意以致 嚴教非一非再誠極未安
且打圍 命下之後羣下所憂不在於後日打圍而

憂在於柑制臣隣以拒言路而今承 聖教則果然夫 聖心所在之微意今乃明白下教此則好矣而但先發難從之言羣下爭之又發加等難從之事以為柑制之計則此誠大可憂處仲初繼之勤勤懇懇反復不已 上曰在下者柑制君上而使在上者不敢發一言何耶爾等以李某將為永廢乎罷職則渠自為之非予命罷也不久將為收用爾等勿憂也予則必欲歸之於有過之地而李某則必欲置之於無失之地脫之如玉何耶云云弟等罷出則李某三字連發於 玉音而未及解聽矣

府君在 孝宗朝自壬辰至戊戌七年之間言人所不能言觸犯 天怒者甚多壬辰翰林時請停觀武才一也乙未 筵中論金弘郁事二也丙申 陟幸後啓辭三也丁酉司諫時論青平尉隣坪大君家事四也戊戌請寢 親祭事五也 上雖察其忠直不加深罪而然以屢承 嚴旨之故多在罷散中未嘗暨安於朝廷矣

府君於同春則拜面已久尤菴則昧昧焉至是兩丈皆造 朝而府君猶不即往拜尤菴蓋以有嫌故也一日遇尤菴於同春座同春笑而戲之云先是趙公

龜錫以書抵府君曰有人讒兄於春翁家曰李某對人以兩宋來仕有何所措之業終必取敗而歸吾既以知一宋為不幸豈有往見曾不相識之一宋也云云春翁聞此言雖不盡信而或不無疑慮之心曰相切之間亦有此等語則其無協贊共濟之意可知矣持叔明其必不然之意則春翁之意頗解云且春翁抵書於左翁曰近來浮言如沸云雖未知專為兄言而發而及聞兩翁家有行曹無傷之事者多毀無根之言云未知謗兄之言則誰之所為而弟與君羨得聞此言不勝駭憤敢此書報幸兄姑勿先泄與弟等

相面之後更議從容而為之也

時梅澗公家在鑄洞與同春所寓相近一日夜乘月

往拜同春首問某府君多有憂我輩之言云然耶答

曰何謂耶同春曰某言兩宋必大敗速敗則小不幸遲敗則大不幸也吾既不幸與一宋相知一宋則不知幸矣當終不見面其言切迫甚矣聞來不勝瞿然彼實明透之人所言如此必有先見矣答曰此言出於何處乎同春曰自我儕輩聞之云梅澗公明其無據仍戲曰一而二二而一之間雖有間言庸何傷乎同春亦大笑梅澗公書及於府君如此府君又有書

於同春其答書云云其所行讒者未知果為何人而世道如此寧不寒心

廡問湖南時正當嚴冬極寒之節往返過六十日陪行奴子則毛奴金書吏則金承明也本以病弱之質受傷於晨夜出沒之中大冬冰雪之間以致還朝後症情甚重遂成痼疾

府君還朝時與諸叔父會於奉恩寺蓋時梅澗公以靖陵齋郎魁柑製得第唱酬詩有御史還朝疾恙無齋郎得第渥恩紆之句矣

書啓中條陳者多蒙 朝家採施而筦島事以未出

場囚繫滿園府君抵同春書曰臺侍之人至受拷掠渠雖有失似亦太過此豈侍生當初啓達之本意云已亥服制之論府君反復考究決知暮年之為是而玄石則是時欲從三年之論府君屢明其不然矣後玄石亦以府君言為是云

辛丑清風之除也同春適方入朝謂府君當在經幄不可外補將上劄言之不得已梅澗公往說之曰尹善道既以台與其為一而二二而一台之此言豈不有嫌乎同春默然遂不果

壬寅四月元齋自其仲氏提川任所作楓岳行與府

君會北津同舟半日極其從容無言不盡府君又奉規曰長者太嚴峻同春太溫和嚴峻與溫和固皆美德然過則為病吾願兩丈交有所濟則好也尤齋歸到忠州有書曰良規真是頂門一針敢不佩服但恐偏僻之性守初彌堅云

癸卯永寧之議府君疏未出之前則朝論同然必欲撤毀正殿改造奉安及府君疏上則議論又變鄭禮判啓曰李某疏昨日入啓原疏雖未得見而以此外議參差皆以為翼室之添造便當正室之改造於禮未安云物力之費有不足言而當初只有正殿四間

置左右翼室之意非出於一時形勢之苟簡則到今變改似為未安矣李領府事景奭曰李某之疏雖未得見而此人久病靜居披覽禮家書故平日聞其論議則頗識古禮矣今日所陳必有意見矣是時尤菴玄石以府君所論為是市南始從朝論及見府君疏以府君意見為當而同春則最後以為此勝於彼一分近古又以市南前後不同為無定見之歎獨南公九萬李公敏迪以其時都廳主改建正殿之論南公主張尤九至有長書於府君後在咸營謂林友泳曰吾豈有勝某之理云其見似終不變矣

甲辰正月校理呂聖齊以玉堂乏人仰陳上曰何以變通耶鄭太和曰閔維重則有相避李某則未出解由不得備擬云矣洪命夏曰李某解由狀箴置其家不為出給故不得出矣太和曰若無拘碍之事則雖不出解由狀而自戶曹相考移文吏曹則可以擬望矣上曰自戶曹相考移文差出可也時府君在嘉平墓下梅澗公送書曰領右相及吏判所達實非尋常之比自上亦為傾聽今則退坐誠難矣且右相以病不得從仕為語初以病重上去不得亦或無妨然何可每每如是云

叅贊官李公慶億時以府君文學仰達遂拜典翰承牌至七度而府君猶不承命李公書問去就曰以退陶之一意求退不欲一日虛拘不過懇乞還鄉而已未及還鄉之前則毘勉供仕蓋既在輦轂之下則事勢分義與在野之時有間故也飢飽冷暖固非他人所可知而然不能無起於兄之去就云後書又曰前書只欲兄少回遯心而乃反歸咎於弟責之以不相知心媿謝媿謝兄之附居者書六年于茲雖謂學問之士亦不為僭矣况在未學之前論思啓沃不後於流輩者乎唯其自視慙然必慎於名實之際者已

是學問之力此弟之所以仰陳於榻前者也兄之
七不進實非俗人羨子而猶且以退陶不敢當則兄
之去就是進不及於退陶退不合於俗樣終果何居
歟嘗見石潭先生雖不苟於進退而每以世祿之臣
自處望兄母或過於自缺慚於此義也是時玄石又
以陶山晚年事業奉勉府君皆不敢當焉

是時趙公龜錫在湖南營抵書府君曰即今儕友間
可以鎮其浮論調其乖違上而裨君德下而定是
非者舍兄無可者兄既世受厚恩尤宜挺出擔當每
與允翁語及故今不得不畢其素蘊云一時士流之

所望於府君者蓋如此

文谷之以試官往北關也府君亦以酒色兩款相勉
及其到彼有書於府君極言服膺之意且曰到安邊
與長令一番把盃聽歌未知兄聞此以為如何云槩
時從叔東里公宰鶴城也

府君歸自仁川即有應旨一疏疏中及金徐兩公事
兩公皆大怒極其醜詆而府君亦一再往復仍而相
絕金公疏至有推以及於何所之言見者莫不悚然
代怖後諫院請罷金公蒙允洪相又論其太過只命
推考蓋其言以府君及諫院謂皆不知允菴本心云

矣
金公於府君雖若相絕而青湖公喪時送伴以問丁未温幸時在温陽曰撥便慰問表叔奉事公之喪盖表叔喪出於行朝府君亦以病憂入城故也徐公之怒實是不意然府君與徐公情義雖深至意見多有不合其所相責而爭辯者已久以徐公壬寅書與詩言之書則曰兄之不得使弟為兄亦猶弟之不得使兄為弟詩則曰夷險一心吾已判與君從此欲分程其意已可見矣
府君之為此疏也雖府君平生親友往往避其連累

稍存形迹獨老峯在咸營寄書稱歎盖曾深知府君心事故也玄石亦每以此事謂之高識大節後於甲寅冬過靈芝洞有所吟一絕其詩曰六載東岡已絕絃山齋寂寞獨巍然誰知一疏回天意終見狂瀾自泊天所謂一疏即指此疏言也

是時徐公方為江留壺谷南公有書於府君曰江留之留洛已至四十餘日弟一訪而不遇遇於刑判家餞席頗有疑阻之色矣頃日弟為武科試官時留宿於西門外一夕忽來同宿呼酒叙舊忽悵然曰安得如十年前全盛時乎即今儕輩疑阻此何景象弟曰

此歷說前後事則始曰吾知能疏實非出於構我而當時處事措語太失着我安得不怒及見頃日疏中以我海臬時譏斥一款則言出衷曲吾不覺暗中垂淚此言曾不言于他而今夜始言云弟悉言兄之不送疏草之失仍言既知其心曲則今日和解都在兄先之云則答以當身若悔悟則吾何不釋云云此外說話甚多不能悉報而顯有迷復之意實非外飾之言曾以此言白于左揆則答以吾亦多所開導云弟仍訪其僑居又言左揆之言相與一笑通仍問兄之近日學力所得實如何妻子飢寒亦何以堪過云云

弟并笑答之仍言兄之曾在仁時連送食物於壽孩實如兄今日之念交誼如此而何可以一語相拂至今乖隔乎且曰今觀兄與能之辭色實如素相親愛之夫婦一朝反目猶不禁時時思想而傷嗟云則笑服其善形容誠可笑也蓋彼既開悟則兄必不為留畜而只恨無由速相會也時即乙巳十月也

府君自己亥居閑以後所編著諸書甚多而其中四禮備要儀禮四禮類選戴記四禮類選經傳通記大學集覽等書皆手筆而徃徃細書圖亦手寫其用力甚矣且嘗以濂溪太極圖說是理學之源而後來

諸儒圖說亦有可以發揮者故遂以本圖與說分為四節仍於各節本圖本說之下復以先儒之所已為圖者及所釋諸義諸說彙分類集將為一書名之曰太極全圖演義以其目錄書論於同春及玄石同春則無所可否玄石荅書不以為好且以急於圖而緩於義詳於天而畧於人等語有所奉勉府君以為此似未見先儒諸說故有此詆訶然其規勉之言則誠可服膺矣

府君自清風還後以在京辭職為苦每欲退處田里而實無可歸之所至有往居湖南之意蓋府君曾往來靈巖鳩林地樂其土品民俗且聞曹公敬爨諸人之言以為雖空手下來亦足資生故也然青湖公以不可遠離止之且以松楸杳然為不忍故未果蘇坡有田數頃又欲以此依擬經營問舍而未就及甲辰疏後尤以一日在都下為如在針氈上聞同春白上有特命即出廣津李叅判亭舍同處過一月仍復轉往揚州更不為入城計是時一家兄弟親舊諸公以必不可堪為憂且疑其太遽同春亦愕然失圖屢有書致其不安之意松谷書至謂干木踰垣似亦不能至是請其從容入來然府君意已有定皆不聽焉

松谷時為副學其書曰僕初聞此拜時自念不堪當
果有擬古人舉代之意矣入京聞之則左右執意太
過至有杜門謝事之計心以為不當然欲一商論而
還止初計來後亦不得與春翁相見其日始遇於閤
門外不及接話而斯言忽發於筵上既發之後則
不能不以平日在意中者略為繼陳矣及聞左右倉
卒出郊春翁亦甚驚訝想必有書相說也沂相有頃
日疏辭不安之言此則鄙意終以為不當然恨不相
對極論也僕寧有相引同流之意而君父之前亦
不敢隱其所知於語次也以此見絕於賢則亦復奈

何云蓋府君書責其陳白故其書如此後戊申 筵
白時有待罪副學時舉以自代之語豈政院日記或
有脫誤之字而然耶抑趙公不能詳記久遠事謂以
舉代故耶

丙午冬洪相陳白時趙丈亦又繼陳其時書又曰一
日之責不可但已不免隨相臣之後又言左右想得
嗔責不少相公陳達時 上意溫渥有樂聞之色可
見 聖心之不忘於執事也云是時 上頗聳聽至
欲 特召洪相請除職故未果戊申則趙丈陳白後
又進曰今欲致某則自 上特諭下召何如 上無

發諾蓋 上規模簡重不欲輕施恩禮而亦以府君
退歸不仕屢違 召命有所未便故然矣

洪相陳白後有書曰 聖明逐日開筵咨訪不倦不
得已以左右為合置經幄自 上動聽想左右聞此
言必以僕為情義不通者然多有請責之加而區區
之意出於為國不顧私情亦復奈何府君陳疏後又
有書曰昨見辭疏以病難進之意溢於言外末端之
語出於衷赤令人感歎左右介石之操善病之狀非
不知之而當此憂災臨筵之日不可無博學正直之
士故不顧私情敢有所陳以致左右狼狽而其在朝

家側席之道不得不已也栗谷先生雖知牛溪先生
之多病以出入經筵陳達意有所在夏雖不敢自比
於先賢其意則一也上年則春台進講一賢足矣今
番則與前有異故僕前後所陳之相反者其勢固也
自 上勤召則將何以處之前頭 世子冊禮恐不
可不一來也

是時府君以去就議於文谷其答書曰今此冊禮乃
吾東莫大之慶雖如尤春兩丈輿論或望其造朝况
况在一息之程又為春坊僚屬分義自別暫時來參
冊禮冊禮過後則進退自有餘裕而一向撕捱終不

赴召則禍福利害固非可論而於義亦不知其如何也弟之愚見亦與左台無異云諸公所勸如此而終不承命蓋其不仕之計非不堅定而然於分義敦迫處每不敢自安有此等商量矣

是年春有嶺人柳世哲輩疏舉尤齋抵書同春曰當初微有此事也其字報以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比始以為此不過與京中若干輩相應而已其言似太過矣今而後始驗矣大抵某言無不驗豈其明悟所致耶又云朴書以為其極悶嶺事欲令渠搆出館學疏草而驪近作一冊子極斥一番論議而渠名

亦在其中故畏縮不敢副云云蓋時士林之議欲得對辨疏草於府君而以形迹不便辭之然又或恐其失對使請於玄石且勸玄石為之勉副故其抵書於尤齋者如此

永安公勸府君作一文字辨破嶺人冊子府君對曰以我而攻善道之論其誰曰公論乎然於沂川文谷兩公則作書備論而於沂川則自經傳以下古今諸說一一抄出以示仍就尹鑄許穆尹善道金壽弘諸說各各辨破極其詳盡後玄石書以為洪相奏對之善必賴於此云

是年冬俞公瑒之被囚也府君以曾有請助外家設慶事為難安欲上章自首而俞丈供辭只引他乞魚數人故人皆以為此疏若上則彼當有隱諱之罪故越起不敢屢書相議於金公益廉而遂不果上然金公書以府君之欲上章極其稱歎至曰况之正直可謂拔出世俗千萬丈云

戊申春以李兄仲深事與歸川李公屢度往復李丈書曰示意固然罪第雖無所識豈不知先儒之已有說也尊之此言到處必勝之言不可輕易啾啾而此罪第平生備嘗之病故有此慮也為其子者安知其

終不類其父乎尊以敏妙之才早達詞章決科如摘領髭晚好經學不過數年工夫而老師宿儒莫之敢先豈可以此望於人人耶此兒才品不愈於人近或從事於儒家說話其於儀文度數之尋求或有寸長而無貼裡自得之益且非永拋舉業之人而詞鋒日鈍小科亦不得為實才則豈非所謂邯鄲步也耶若能使多讀聖賢書得其闡奧豁然通透出而為文自然成章則雖韓柳之文章猶不足企羨况一科名乎惟在尊量其才品善導之耳府君前後書今不在然其大意以為為婦翁者豈不欲使其婿得第而若多

讀經書留意實地則自當發為文辭一第不足取云
矣

府君雖退在田野湖堂公事無推諉處不得不應副
是年秋安東府使權諱曰臺啓被拿供辭中有引湖
堂帖文云者蓋持帖者有犯斫禁山事而所謂帖文
是循例地稅勿侵事也然以此為不安必欲上章諸
公皆以為事係細瑣且此循例成給帖文元非異事
不須乃爾云而然終不聽焉

是年秋冬間召命頗仍府君以去就之義又問於文
谷文谷答書曰自古考造在廷則便有彙征之吉同
氣相求理固然矣為君子者既不欲與俗流同事又
以善類相引為嫌而一味難進則是士生於世終無
可出之日矣恐其義不若是太泥也然元自退歸之
後屢承 召命至於 儲官冊禮亦不得趨參則到
今嫌於輕進果似然矣至如上去後陞職之慮雖以
退陶之大賢當時猶不免賭得一品告身之譏此是
俗輩謗賢之言於退翁何損而元之有此過慮亦不
為無據矣然此則倘來未至之事以退翁當日地望
時勢猶不預為此慮黽勉赴 召則何至曰此而自
畫也但兩丈之一時暫來非如庶明礪翼之世而末

俗之哢哢靡所不至兄之以乘此入去為嫌者孤哀亦不敢以為過也先祖曾於丙子以前謝事退歸松楸四五年間有召輒辭間或屢辭不許則亦嘗一二赴謝遞職即歸雖迫於分義而暫出不欲久於朝也兄則一退之後牢卧不起此豈不好而猶未免繫名朝籍又非如潔身亂倫全忘分義之人恐非可繼之道私心每以為慮矣

梅澗公嘗有書曰頃見君書以乞糧資給奴為大段害義者然又聞永安兄主之言以饋饌為未安使永兄不復送之云君之廉介無乃類於於陵仲子耶子華給奴糧永兄送饌物皆是應當之事有何未安乎子華即柳公之芳之字即梅澗公之婦弟也時為外任矣

梅澗公之以評事在北關也又有書曰讀朱書之示敢不佩服但一日十二時懷惡居多朱文雖好恐難以此終乃排遣也姑免被污云者未知從何得聞而足供一笑北來之後果免倡披之事而一部賢傳難破萬端愁懷破愁之道非倡披則難得以此為慮呵呵蓋府君於兄弟朋友間每勸讀朱書且嘗戒以女色今於梅澗公書中亦以此為勉故其荅如此

是年春府君嘗辭職名不肖寫疏本疏本末端只書年月不書年號政院不為退却入啓而批下府君後始覺得而謂不肖曰此吾不察處吾既出身半生仕宦則今雖退伏只中自愧責則可也豈可到今不書年號自同於終始不出之人乎後不復乃爾云府君又嘗自歎曰如左春兩丈是全節者和叔是半失節而我則全失節者也子弟請問其故荅曰兩丈於丙子後自廢不出前後告身又不書彼中年號而和叔則猶不免為司馬若如我者既已出身從宦安得不為全失節乎

府君平日所交游皆名流而如洪相公沂川趙尚書松谷李尚書慶徽李相國慶億李叅判廷夔李監司萬雄洪監司歲趙監司龜錫金相國退憂文谷閔相國老峯呂陽南尚書壺谷尤親金判書佐明徐判書必遠交誼雖若不保然其至誠相愛本特甚故金公終果就見如平生歡至請上優禮徐公亦於喪後來哭大加傷慟矣

又

門人金昌翁

丁未春昌翁往謁先生于東岡所挾少微通鑑也受業至董仲舒天道策先生曰汝知道性理名義乎對

以曾學于塾師未嘗聞如此說矣先生笑曰吾為汝
言其大畧遂一一剖析雜以譬喻為說幾數百言言
下茫洋殆莫領會而猶覺其心開耳醒至今可記者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合而言之道云云也

先生廣額朗目蹙唇癯頰常著陽巾素服燕處超然
望之孤峭即之溫藹聽其誨言琅琅如也

先生體氣羸弱全健日少呻吟畧駁強為門人出坐
言其經夜困篤之狀而向晚盥嗽整冠神彩頓生若
未嘗有苦者接引竟日亶亶忘倦

時及門者仲元及李仲深氏以東床多在座側而李
相休柳章世季舅及余自京來會並先生伯胤同甫
受業者凡六七人趙仁壽祺壽亦自近村往來請益
諸人皆能檢押而余與季舅全然踈放不入彀率余
纔加弁結髻每歪側先生指笑曰汝髻豈東向讓西
向讓者乎季舅常多鼻涕請益之際累累垂落於卷
中先生每令拭淨而哂之

先生於門人一體款接而偏愛季舅誘掖曲至蓋以
其通家誼分外早孤失學為可矜也

諸門人嘗與村人會集于太極亭近處余與季舅大
醉即當經夜于村庄崔姓人家至朝始還先生呼使

青齋集卷九
至前正色切責亦不加以忿厲而辭旨溫諄反覆詳
懇大抵戒放縱要自重之意為多

季舅嘗貽書同門書辭極詭險令人難讀先生偶見
之作書峻責蓋言其有害於心術有曰此不過君文
理不長欲以是文其淺短云

先生接引之暇自有讀課時方溫繹中庸靜夜隔戶
竊聆其聲節低仰可知為鳶魚章而琅琅金石之韻
猶尚在耳

村人邊萬戶者放鷹後岡要先生一着先生笑應曰
可携杖緩步而門人亦隨之放鷹兩次雉起于前林

時霜秋氣清落木蕭瑟先生徘徊遊目倚杖高咏竊
聽所咏乃唐人詩漢文皇帝有高臺也

易學者崔宣每從先生遊來輒信宿曾有所辨論而
未契者先生即抽朱子大全某卷披示為證崔乃點
頭顧門人而笑曰博覽難及

先生與崔論宋龜峯為人為學曰余嘗於清風舟中
與尤翁論及此老識解高而行不掩尤翁亦頷可云
矣又曰此老終是豪爽如溪沙有月乾坤大仙峽無
風草木閑能吟如此詩是什麼氣象又曰其獄中所
吟一生身服古人禮三日頭無君子冠偃蹇可喜又

清齋集卷九
三五
曰栗谷諸賢會于李山海家適有白足自清溪寺來
覓詩龜峯即口占曰為訪詩仙到洛中烟霞猶惹下
山筇無端夜雨梅花發夢入清溪第幾里四座為之
閣筆又曰宋龜峯之葬其父司連也松江故不往李
山海暨往稱腹痛而遁去栗公獨被龜峯泣請毘勉
題主亦一困厄云

先生與崔尚論前輩舉先人字而言曰嘗聞某台之
言清陰晚年深悔不曾學問云矣崔曰尋常理學之
士恐難及此老樹立先生領之

先生常置渾天儀于座側玩測之餘喜與人論討不
擇鈍敏而竭兩端焉嘗見南壺谷族叔名某者目擊
璇璣問其大略而不甚了了先生曰其未曉反復譬
喻大費聲氣自朝至暮殆廢食息焉

南嘗携酒設會款叙平素先生被其強勸連進數杯
門人亦以次陪飲南問余與季舅為誰先生言其姓
名乃云此輩自京華來此寂寞能甘苦淡亦可尚也
槐院吏崔承泰持壺酒來謁以近體一首呈上先生
嘉其至意又稱詩格不俗使門人續和余詩有巷裡
每尋顏子樂手中三絕仲尼編一聯大被獎資每夕
仲深氏自內而出輒傳先生疊疊稱道之言累日不

已一

嘗與伯胤同賦采石吊李白詩俱被高等而以伯胤詩為勝就其中醉進清平一篇詩其文可以凌碧落疊加批點又同作七夕詩細述其被譴雖違許多節次而全欠景色先生大加抹打仍誨之曰詩貴清空此題尤宜玲瓏瑩發不合若是醜縷亦不料昌翁作如許詩也

季胤樂甫時方四歲出在膝下坐必端拱先生指笑曰是將揚休山立玉色金聲者耶

洪萬選來自其大人北評事餞席歷誦滿朝公卿詩章幾數十篇先生極稱其強記聽至東溟胡地羣山北極來結為長白勢崔巍先生哂之曰每作此雄大語至東菴公木末驚沙亂鷗邊落日懸大稱其奇健及至先人絕句有云臨別不須勤索句驛亭隨處有吾詩乃為之擊節亦不評其如何

先生專意研究罕作應副文字金剛僧一如三藐來乞其師義謨號楓潭者碑文蓋義謨之師曰彥機彥機之師曰休靜兩釋碑文皆月沙白洲公所撰故欲受先生文以完世好先生未能堅辭乃引韓文公馬少監而為說文成付一如輩兩僧擎置其文于堂上

凡案自庭下合掌再拜先生喟然曰僧輩於師門乃能致敬如此云

柳章世受小學至王裒事先生義形感咽涕淚滿面門人廢蓼莪小子實目見矣

嘗與醫人崔駟語及永軒公死孝事嗚咽摧腸然能細述其狼狽節次宛如目見蓋永軒決意尋親于矢石間與其仲琴谷公剪燭告訣而顧先生方幼睡倒于其側再三撫摩曰將何以置此兄弟至朝起視則永軒已往不返遂至殞命于賊中云又曰此元節孝文章世豈復有哉仍唏噓良久

朴南陽濠計至先生失聲驚惶屢形言語童心竊以為八十完福之人死不足悼恠先生之如此蓋先生曰心惻怛故自不能禁也

戊申年祖父喪先生趨葬前來吊痛笑盡哀退坐外廳招柳掌令與語言及先人難支之狀有曰本以清質亦頗杯酒傷胃纔見其深墨虛浮已極可慮在諸孝中必須各別扶護如是丁寧申囑云

余既娶而喪岳丈閱歲始往拜則先生迎叙其存沒曲折仍問孤寡何以支存惻惻不能已

先生啓牖蒙學不厭諄複每至肯綮難解處輒廣設

譬喻要令融暢而後已如宋人握苗東郭驕妻妾之類凡其聲音意態模寫殆盡昌翁嘗讀告子至孟子不與驩言處先生乃言彼趨走奉承於驩者皆不免奴顏婢膝而孟子獨圓然高坐可想其氣象矣先生讀書窮理凡有疑礙專走一倅以書質疑于春兩丈處童奴鳳實者屢見其贏糧往返方其待來未至仕鬱殊切間謂來客曰質疑無所馳書往稟于兩丈此企待而係是奧義未必其快祛此疑也客有來舉尹美村別號於座側先生問美村為誰曰尹公某之號也先生微哂曰吉甫乃以是為號耶

嘗往侍於館洞適成琬在座語及先生咏漂漢詩先生曰世以此詩為譏某台父仲而作也豈有此理仍歎世人之哓哓多口成琬問世傳此詩或以千秋為尊周未知孰是先生倦應曰漫爾吟過未知其為何也韓泰東作屋樓上櫟文頗鉅麗嘗曰仲氏而取考先生評題今不可詳記而似曰文則儘好但有大于此者移志用力可矣前後評人文字多發此意以警之

文集跋

朴世采

嗚呼此故表兄延安李公切能遺藁也公既歿胤子喜朝哀合散帙屬余略加緒正今又徵以跋文其何

忍辭諸惟公顯正當 孝廟之盛際昵侍 經幄
啓沃獻替及與山林諸賢進講心經一書夙夜靡懈
上下交得益能成就 聖學凜凜然嚮于至治誠所
謂風雲千載之慶矣亡何而龍馭賓天公已無意於
斯世惟日取六籍下逮瀛洛羣書細繹理義以自樂
逮後 顯廟臨朝稍久公洞見陰陽消長之幾已成
萌芽遂上書勸 上以親賢納諫防微圖細克追
先王遺志仍乞其身退居于東岡之上蓋當時一人
而已厥後薦紳大夫往往談公此事無不髮豎心竦
而顧公未嘗少悔以至今日世道大變冰炭倒置雖

善者無所施其智力則公歿且數世矣嗚呼痛哉公
少襲家業辭章步驟名聲籍甚登瀛諸公亡不瞠然
退舍及乎專心儒學其所摛文措意乃以明理達用
為主條暢溢發如雲行而水逝不可停滯終無矜持
修飾之態非可以操觚小法拘也余故不多論獨以
君臣學問之大致與夫扶正抑邪之節揭諸卷後並
紓予胸中鬱結之氣觀者儻亦有以識此意也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九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十

三十三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十

附錄

挽詞拾遺

領府事李景奭

天上麒麟兒有二先山歸卧白雲深
惟應芝洞清宵月長照英靈不死心

益平尉洪得箕

樹立千尋壁精剛百鍊金
接人忘表裏隨俗肯浮沉
至行吾無間高才鬼見侵
惟應芝洞月留取照君心
力疾趨丹陛將伸戀主誠
未承宣室召誰報玉樓成
珍劑含恩渥遺章愴聖明
長江流袞袞不廢共聲

名

又

行大諫姜栢年

非有家庭訓斯焉能取斯生惟樂吾樂歿不悲人悲
鳳宸尚難忘態兇應更思千秋華表鶴重肯返瑤池

又

南陽 洪處亮

與君兄弟弟兄如存歿傷心此老餘傾代風標推第
一下帷探賸惜居諸功名腐臭同遺芥志業辛勤在
飯蔬歸到寢門東首日泣留 天陞拜恩書

又

地上老友李廷夔

無限人間有志人孰能流習反吾真妙年文彩刪如

洗半世華腴視若塵獨向空山甘菜藿緬追千古挹
精神天胡十載長辛苦終靳當時一少伸

憶昨循墻夜問津松扉一笑岸烏巾幽深義理窮探
討今古豪英幾等倫芝洞尚嫌遮遠宙蘇坡恨不接
芳隣秋風一棹鵝湖咏千載誰知我輩人

又

兵曹叅知金字亨

早歲竒才化謫仙居然收跡卧林泉從容義理沁源
日寂寞圖書閉戶年茅屋石田新契濶玉堂金馬舊
日緣精神水月今難覩更為斯文灑涕漣

又

工曹叅議宋時喆

奕世家聲器宇存尚書賢子相公孫文章早得陰河
體墳典窮探性理源守靜本來輕紱冕棲閑非是為
田園秩陞喉舌天恩浚位冠論思地望存聖學
將期資啓沃亨衢會見藹騰騫沉綿痼疾孟蛇惑奄
忽浮生隙駟奔玉樹英姿埋厚壤青氈遺業仰高門
荒涼芝洞傷心處半畝虛塘月一痕

又

清風府使李尚逸

懸知世道即沉淪何乃今年失此人孤生豈但吾私
哭祇向蒼旻怨不仁

又

文學李憲

業績沙翁與白洲妙齡高步鳳池頭秋風早引尊鱸
興春塢期追杖屨遊天不假年吾道厄死猶憂國短
章留豈惟三世交情密慟哭斯文第一流

又

前正金益廉

白雪樓詩白雪聲蓬山恩暇盛才名疏陶謝世初求
志瀛洛尋源好取程道直死生遺草奏憂深進退寸
心明維揚一壑靈芝曲灑落高風萬古清
少日論文老欲師孜孜力學是真知愛從林壑安棲
地擬共馨香保晚期吾道有扶天必降斯人不壽理
堪疑他時石室山東路忍誦千秋大義詞

又

司諫申命圭

一隔儀容閱幾晨忽驚今夕屆靈辰牙絃永斷嗟誰
托吾道將窮恨莫伸惟待夢魂聞笑語只憑樛月想
精神沉痾不盡平生思強寫哀詞淚滿巾

又

司藝魚震翼

壽至於斯位至斯哭君矣但為吾私妙年藝苑文章
伯中歲林泉道德師臨篋忠言留短表樂天高識見
遺詩明徵一理終無爽燁赫家聲付二兒

又

前正郎申最

三世交情視弟兄忝同蓮榜又同庚相逢自覺醇醪

醉乍隔尚嫌鄙吝萌中歲別離頭雪滿百年存歿淚
河傾傷心十二灘邊月長向空梁夜夜明

又

校理李奎齡

今世錢樞密前身范景仁文章金擲地襟韻鏡磨塵
奮業傳詩禮清標聳摺紳朝中收重望林下作完人
境靜心仍靜家貧道不貧斯文將有托大化遽還真
遺表忠言切泉塗 聖渥新于門餘慶在丹穴彩毛
珍媵睦情何厚從遊跡已陳悲吟臨絕語池月倍傷
神

又

持平洪億

歷數當朝傑公惟第一倫芳蘭元獨秀寶鑑更無塵
早以文辭進兼之學業醇鑿坡曾秉筆西掖幾演綸
世事同今古冲襟炳屈伸豈無心戀主爭奈病纏身
北闕辭恩命東墩作逸民急流中勇退黃卷裏相
親奧理探周孔微言括洛閩人間無此樂席上有奇
珍造物偏多忌俞扁亦不神山河收爽氣宇宙失賢
人恨入殘編在忠留尺素陳增傷均善類頒賜出
重宸吾道將安放斯文痛已陘驚心殄瘁咏惟有淚
沾巾

又

前應教李端夏

公之喪未即遠也余乞暇東歸為文畧抒情素哭
奠而告訣矣公之孤追索挽誥知發引迫期忙裁
寓便只以草草一章應副此豈情也亦豈詩也顧
余久從仕宦乍還田里欲少留住覽閱書冊而屬
值歲歉山資罄乏不得不還趨都下祿仕之計益
知公之平素長往田廬不以貪窶動其心者為卓
然不可及茲述此意以志余愧云

結髮從遊到白顛中年行止判愚賢棲遑祿仕何為
者勇退田廬自卓然元祐完名少無已清平遯迹類
資玄存亡此日悲無報假步山扃又却旋

夫人挽

判中樞府事柳尚運

先生一去靈芝洞遺韻山高與水長名祖潘南俱外
裔相公門下忝東床通家早識閨儀正訓子仍知母
氏良移取前和同穴處少連幽窆又連岡

又

前縣監鄭齊斗

奮義仍三世交遊更二難高山千古仰姻里百年歡
共羨萱庭壽何堪寶樹闌新阡芝洞月回首倍悲酸

又

從姪洪萬選

高情邃學仰名臣羨對閨門婦則純鍾氏綺紈遵禮
法益光鄉里樂清貧遺煤訓著書惟切豐養榮生府

檄頻忍說猿腸虧鶴美即看雙劍會延津

又

金昌翁

昔我供灑掃靜觀先生門教誨與飲食實被內外恩
猗歟齊德羨琴瑟在丘園自抱山顏慟愈仰壺儀尊
周旋二難後情好通荒墳深知義訓高考則惟古媛
名家尺五天奕葉金紫繁桂林即釁薪玉署連庭垣
慈專慮苦深顯要非思存淡然謝牲鼎聊爾寄魚軒
無災為私福莫離乃願言天宜亮至心終慶北堂萱
寧知護巢鴨竟作斷腸猿腸斷續無藥尚寐失煩冤
冥途定團圓哀苦獨晨昏風中不定樹霜下舊采繁

薄言靈芝殞夷體迫壽原邂逅青烏說咫尺真龍躡
嘉陵啓衣冠極亭會乾坤神道則無憾德音焉可謾
門徒斬板役病余愧未敦悲吟鴉鳩章宛轉薤露翻
緘辭跪送之慟哭蒼烟根

夫人祭文

徐宗泰

自在叔母初喪宜有奠酌之禮以伸微誠而荏苒久
未克舉缺恨耿耿何日而忘日月易邁祥期奄近俛
仰疇昔深有愴咽於中者而病未得躬詣祀事薄奠
又不稱於情伏哭几前有淚浪浪嗚呼哀哉小子平
日竊嘗有欽歎叔母至誠篤行者昔我舅氏靜觀先

生謝事退處林野饘粥時或不繼而叔母使舅氏忘
其貧蓋舅氏一生清嚴之節道義之樂叔母內治之
助為多也及舅氏下世叔母哭不絕聲勺糜罕入制
終而毀如此決不欲自全矣而幸而得全者神理相
之也及二子得郡適奉以養俱用謹潔而善於職又
絕意榮進不墜家學者皆叔母義方之教有以繼而
成之也頃在仲子之喪叔母七十高年至哀刺骨日
月愈久而涕血無乾內而傷損者多甫經年而仍微
疾遽至不淑叔母通於理豈不能以脩短委命然其
篤至之性出於天高於人而自不能已也小子與兩

青齋齋集卷十
郎從兄弟而如兄弟須歲奉慈氏移家住楊山居與
之隣朝夕出入頻奉德範蒙被款厚藏之於心又叔
母與吾母齊年小子舍恆以來每喜叔母之康寧而
中心感怵有不忍瞻拜也嗚呼哀哉楊岡新地密邇
舊宅齊眉相徽百世同芬庶幾往來於此時得拜省
墓下而已也嗚呼哀哉

仁川鶴山書院賜額祭文 判決事李宜顯製

維歲次戊子十月

朔初五日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秀英諭祭于 贈叅判李端
相之靈山嶽亭毓篤生哲人冰玉襟懷水月精神淵

源詩禮蔚乎彪彬早揚明廷望若鳳麟 寧王在宥
適啓昌辰論思獻納協襄惟寅十載周旋庶贊卧薪
世故遄迴志倦簪紳言旋我車寂寞之濱窮慕道義
樂在顏貪妙契天人沁洄洛閩主靜居敬博約兩臻
師友切磋德必有隣躑躑媚學善誘其諄令聞孔彰
旒招繁頻側仔羽儀以佑斯民天不假年痛矣伯淳
殄瘁之悲朝野惟均衿佩懷慕久而益新 先朝寵
遇屢降恩綸逮予贈官倍思舊臣瞻茲邵城治化所
馴朞月施教沒世誦仁流風如昨軌躅可遵立祠揭
虔載瞻象輪英靈攸依俎豆斯陳箴修之規白鹿是

循爰錫嘉扁寵章亟申崇德報功永綏千春遣官侑
告冀格精禋

挽詞

庚寅遷葬時

通家後生德水李會

靈芝舊洞鎖雲烟鳳去居然四十年賁育不如起急
浪羨芻堪悅味遺編高風剩使頑夫激緒業欣看嗣
子傳無奈玄扃開復閉獨留池月自回圓

又

右議政金昌集

清名卓節邈難追景仰高山有秀芝氣象春風曾滿
座精神秋月獨留池危忠耿耿臨終疏壯志茫茫絕
筆詩痛哭無人知大義千秋石室配遺祠

又

門人判中樞府事李頤命

昔受先君命齠年拜先生二家三世好親愛如父兄
一見謂可教初筮告蒙亨雄深史漢傳清切唐歌行
分明句字間反覆文義并當時病已深不倦推深誠
摠衣未云幾凶夢奠兩楹童駭何所知寤寐想典刑
癯容映冰壺眼光猶熒熒長與賢郎遊快覩遺編成
周旋和酒間益聞造詣宏周邵理數學疏錢歛退情
千秋屢數人一身專其明山顏恨愈深洒淚過玄亭
邇來四十年世事紛可驚介石已見幾空山狐狸鳴
斯文當厄會孰不追餘馨孝子能繼志師友推盛名

行營遷幽宅返本歸先塋
旒旒再出地奄忽鎖玄扃
小子久失學憂時髮盡星
大厦今誰支雪涕望九京

又

豐城後人趙相愚

急浪前頭勇退回深深芝桂碧
山隈文章樗月家庭得學問
周程門戶來今日士林留雅範
當時廊廟失瓌才青烏改卜歸
先塋更切斯文不盡哀

又

世侍生昌原俞得一

嶽折梁摧四十年獨留池月尚依然
時危正欲歌三秀老去尤深仰
昔賢後學漸於言行孰幾人能免
利名遷又聞宅地新阡改妄擬衣冠起九泉

天壽元來理渺茫公歸世又幾
滄桑空留太極亭猶在誰惜丹霄鳳
已藏尤老春秋無復問晦翁衣鉢有
新亡餘生更切追先契白首人間感涕長

又

安東後人權尚夏

湖堂玉署早蜚英一揖歸田望益傾
極意研窮周太極生平師友宋先生
烟霞芝洞留陳迹詩禮中丞繼盛名
起自九原還入地先靈在上沒吾寧

又

京畿監司申鉉

高風景仰自髫齡勇退升仙歲幾經
雲谷門闌傳正學桐鄉祠廟安英靈
遷封雙梓玄堂地寵秩聯旒粉

字銘白首重披先友錄時危倍覺涕交零

又

兵曹叅判金演

謝世歸來道益崇頽波末路激清風淡成勇退寧專
美為已工夫又讓公

千秋正學泝關閩却以斯文任一身認是清朝經幄
長去從林下講磨新

又

侍生漢城府左尹李晚成

欲識先生何事業淡成恬節邵翁豪夢從名利關頭
覺脚着誠明界上牢精爽長留池月皎文章尚憶雪
樓高百年不盡山顏慟回首新塋涕滿袍

又

江華留守閔鎮遠

生晚常嗟未識公百年山斗敬高風工夫巨艦行春
水名利浮雲過太空故宅長懷三秀詠斯文猶賴一
原功恭聞泉路衣冠出更為標摧淚不窮

又

後學烏川鄭齊斗

晚生猶及典刑遺不獨聞風百世師遠去塵紛千丈
裏高觀衆理一源時通家恨未摳衣願迷路還深仰
範思惟遣一般池上月清輝留與照人知

又

壺山後人宋徵毅

藹藹先朝士清名第一人操觚鳴藝苑發軔際昌

辰雅志思求道鄉園早返身浸滫耽典籍冲淡養精
神刮去詞華習窮探理義真進修寧懈志聰穎自超
倫博約遵洙泗淵源沂洛閩篤功常刻苦造道極精
純 聖眷敦恩禮輿情望化旬庶幾究志業那意遽
沉淪寂寞風儀闕齋咨善類均揭虔新棟宇講學集
衿紳龍劔俄成會牛岡更卜新柳車方啓路薤唱共
霑巾太極亭前月靈芝洞裏春佳兒繼志事吾道豈
長堙

又

前戶曹叅議尹星駿

赫世名家挺大賢儒宗正學獨能傳琴書一壑芳徽

遠俎亘千秋士望懸更表衣冠移吉地即看松梓接
新阡延津神劔同時會仰止高山且愴然

又

副護軍李宜顯

邃學高文豈異評士林長繫斗山名烟霞芝洞心源
靜秋月冰壺氣象清舊業青氈仍令嗣佳城白日又
新塋滔滔末路流風遠惆悵無由起九京

又

中表姪豐山洪萬選

歎息幽賢不可尋百年斯道日堙沉亭留太極舍光
霽洞廢靈芝間古今尚想行藏標濁世永垂風旨聳
儒林九峯韋守西山學白首莊修祗苦心

又

門人安東金昌翁

回薄天時速玄微地理難青鳥三考卜白日再衣冠
是受先人祉方成萬歲安池臺尚餘戀旒翼欲盤桓
山丘四旬二公壽與之如草草年何短堂堂志有餘
雲雷嗟蘊抱水月想澄虛小子今衰晚從誰講易書
太極亭前耐吾兄有祭文今焉共長夜幾箇會新墳
白幕駒城雪丹旌兔院雲蕭條大連後攀紉未成羣
又
後學清風金樑

憶昔吾師說靜觀靜觀名德邈難攀蚤鳴詞業臨當
世晚味簞瓢著故山正學一生瀛洛際高風百代惠

夷間空聞此日泉扃啓痛念斯文淚點斑

少日蹉跎立雪中獨將遺蹟起余衷脫來綺紉心期
濶鑽去詩書理義融繼世文章傾牧老傳家道學即
沙翁久從賢胤聆餘緒益信淵源浩不窮

又

侍生岑城後人李晚堅

士林宗匠國名臣瑞世奇才若鳳麟少日玉堂揮翰
手中年太極弄丸身衿紳幾恨阜化撤松梓重看馬
鬣新生晚永遠親炙願靈芝寒月想精神

又

世下侍生嘉林後人趙正萬

樗老沙翁東國無先生繼出盛名俱文章餘事垂當

世科曰中來作大儒謝却榮途棲草莽蕭然經史志
唐虞士林尚切樑摧慟只幸承家有敬夫

又

後學平山申鐔

蓬館早蜚英鳳儀曾瑞世學泝洛建泚治慕勛華際
奄奄光岳氣消埋閱幾歲世道日陵替誰復挽頽勢
平生山仰意不獨感先契

寧廟昔勵精志欲迴唐虞公時在法幄贊襄並羣儒
剴切致君術純深經世謨中年急流勇高風激昏愚
林宗與武夷異世真同符

太極名吾亭靈芝和高詠風霆入鞭駕衆理者動靜

心契圖書奧跡超榮辱境卓立大隱屏雲月自孤迥
心傳喜有人知言繼文定

又

後學岑城李緯

先正既云邈世道日以非小子生苦晚未搥門下衣
徘徊名利場出入善惡幾清風激懦肝百世願依歸
恭惟真氣像鳳凰千仞飛嗚呼不可見歎息屢嗟唏
赤舄卿相門岩堯金華廬榮名誰不羨富貴固在余
自非介石貞誰回中道車棲遲丘壑間所樂在詩書
聖人譬蹈刃此語諒非虛所以恬退士千古數錢疏
大易秘圖象至理包乾坤逍遙弄九窩默契先天言

靈臺瑩而靜洞觀萬化原若見伏羲來一破羣蒙昏
瑤琴絃中絕古意不復存不識入道門焉知山斗尊
睠彼靈芝洞杖屨之所遊池華湛寒月肅然精爽留
當時格致志直欲回大猷感慨三秀詠蕭條宰樹秋
堂封再改卜林澗如舍愁魂兮又何懷樂哉先人丘
龍亡大澤空舞鱗一何多滄桑屢變易世事欲無吡
華陽既寂寞澗水空寒波獨有過庭者抱經守巖阿
皓天恐不復吾道竟如何悠悠千載名不廢有江河

又

東萊鄭必東

求道當年勇往心淵源關鍵遠探尋淬磨力苦歸平

實克積功多極博深若水去朝輕駟馬温公居洛即
山林百年風韻今餘在太極亭高霽月臨

又

後學咸從魚有鳳

東岡高躅已難尋洞裏烟霞悲古今師友孔顏真有
樂淵源河洛欲傳心金聲玉色何由見月窟天根自
在深學道平生私淑義悠悠歧路一霑襟

又

後學韓山李秉常

文章不屑雪樓名瀛閣湖堂豈重輕未老歸田真大
老一生為學是先生淵源沙白傳承早師友尤春講
確精衣鉢又從門下托至今斯道日星明

鶴山院儒祭文

維歲次庚寅十月壬戌朔二十三日甲申靜觀齋李
先生之柩既鞠自芝洞舊地改窆于龍仁文秀之先
山內前一日癸未鶴山院儒申命觀等謹具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靈筵曰天佑斯文先生挺世質既朗
悟家又詩禮自在髫齡已負清名蔚然文彩早揚明
庭宏才微猷何業不遂公斯未信篤於為己草芥軒
冕葛藜理義杜門東岡傳心格致究極衆理反造精
約真積力久脫然有覺正學挽古高風勵俗大老興
敬羣哲推轂誨人諄諄各臻其極甥館有作穆然門

墻嗣子克肖業光肯堂啓發之功於斯為盛蓋公所
存既厚而廣施諸事為致澤可措道終不行天胡曷
故年不假我心遠卒易吾道益孤後學靡托念我邵
城實是桐鄉教民以仁仁以揭堂化洽期月民思到
今節彼鶴山杖屨所臨聿建祠宇寓我慕欽遺風餘
韻尚起頑懦小子生晚未霑儒化蕭條末路瞻仰泰
華屬茲遷兆敬執素紼肅然如見光風霽月佳誨莫
承重壤復隔永念幽冥感思彌激一觴薦誠偃俚不
斲尚冀英靈俯垂歆格尚饗

諸公詩

寄李學士

白江

聞道相門前後慶
鴝鵒輒報兩三聲
後來野鳥休徵
應况復朝陽鳳一鳴

清風別章

東菴

阿連才調不凡儔
行止端由古道求
萬馬馳中能駐
足百人奔處獨回頭
殊恩為借寬閑地
勝賞還兼
字牧憂到底祇應思
職事莫教風月困雕鏤

伏次

林泳

一曲陳蔡歌千里齊梁游
何傷一時屯大道終能休
回看俗儒輩不啻風馬牛
今古代已遠江湖路亦脩

浮生百代下至理從何求
先生一與言脉絡窮探搜
芝蘭函丈內半歲情綢繆
風搖楊柳烟月照梧桐
秋河神望大洋難試坳
堂舟何時欲乘桴願亦從而浮
一濯 纓吾道付滄洲

又

半畝方塘雨緇帷講誨詳
雕虫真小技從此謝尋章
又

東岡偶吟

青湖

半日承清誨微規亦願詳
周時明哲義自有保身章
松楸歸計有田廬
郭外經營十載餘
纔與弟兄團會

處更無朋友遠來初清流繞砌銷塵慮白日當窓照
古書垂老自然偏愛靜始知常侍憶樵漁

次

東里

郭外投閑即弊廬茅茨不厭數間餘塵心漸息歸來
後老淚難禁邂逅初刮目已期三日別剗肝曾上一
封書田園自有逍遙樂山可樵兮水可漁

次

文谷

羨君歸卧數椽廬顏巷簞瓢不願餘開卷尚論千古
上閉關先驗一陽初從知肥遯非忘世豈是窮愁在
著書安得卜隣容我住共尋春稼與秋漁

次

壺谷

吾愛吾君卧草廬獨專幽壑過三餘非關逸士渾忘
世不是詞人謾遂初收迹欲逃名利路會神仍服聖
賢書春來倍想鄉園趣山可尋芳水可漁

次

洪元九

東麓松筠擁小廬好尋泉石抗章餘溪雲繞筆詩成
後山月開樽酒熟初長枕已多兄弟樂一床還有聖
賢書池邊倚杖時乘興志在觀魚不在漁

寄李幼能

鄭伯春

地出材松栢天生李幼能聲名萬口藉志氣九霄騰

主聖時難得臣良運際與清貪侔杜子蹤跡似閑僧
自是文章屬居多命達憎元非任忼慨弗欲赴招徵
信道常潛玩行仁恐不弘遐心隨白鳥素性惡蒼蠅
世路嗟重險風濤幾萬層急流知勇退盛滿貴先懲
禮學當今最身修比古稱高官猶草芥幽趣寄蘿藤
璞玉須工琢驂騑待價增既慚蓬華質幸托蕙蘭朋
肯許平生契毋忘昔日矜交情淡若水詐活冷如冰
性本耽真味誰其訪廣陵南山雲晚起東嶺月初昇
耕釣遊無限分離戀曷勝意深何可報音斷願相憑

又

艱危此日獨超然世上何人似子賢平生不受緇塵
染只愛蒼松到澗邊

過幼能故居有感

壺谷

古里已春色斜陽空笛聲前年把杯地立馬若為情

又

昨過芝村路邠能不愴心野橋殘雪色村笛夕陽音
寂寂琴絃斷沉沉地府深山丘無限痛扣策更悲吟

八哀詩

上同

君是湖翁季高名齊伯仲清新似開府穎悟同子貢
弱齡開口詠翩翩五色鳳一唱白雪曲塲屋文聲哄

遠道早發軔青冥即縱鞚幾舍學士香時醉吏部甕
中年乃覺悟奮習革之痛鄉村卧寂寥簿領謝控僉
六經盡發揮羣書俱折衷自然心契合何勞億則中
戶外屢常滿聞風從者衆築室揭靜觀簞瓢任屢空
千秋大義句慷慨多譏諷拔擢長經帷將期大厦棟
丘壑志不渝瀝血疏每控終悲日月忙漸覺乾坤倘
遺表感宸情異恩別其贈張呂竟無年士林增長
慟雲龍吾與子鬢齒同嬉弄年是雌雄辰才如鄒楚
閑每對紫芝眉快若寒門珮春園賞花開夏榻聞鳥
啖登山杯泛香詠雪筆呵凍湖堂游騎聯清那仙舟

送悲歡聚散間身世夢中夢嗚呼子逝後火色日以
烘冥漠卧重泉豈知塵世霜昨過雙樹村淚眼不覺
瞶空吟臨沒詩片月留芝洞

望靈芝洞有感

文谷

松門柳徑揔依依洞裏幽棲計已非重到昔年觴詠
地不聞隣笛亦沾衣

記夢

上同

十二月十六日宿山海關城中夜夢與李友幼能
相見宛若平生以我有燕行贈以一詩有曰次羣
從韻贈別云云詩語了了可記俄忽驚覺只記解

紉分携四字而餘皆忘之問夜何其則落月已掛
西城矣記余笑已冬赴燕也李友解佩刀以贈兼
有勉戒之言今余又有茲役而李友已作泉下人
矣屈指未二紀而人事之嬗變至此已足可悲况
萬里之行無有以一言為贖者顧念疇昔愴憤盈
懷豈冥冥之中尚有相感者存歎於夢寐也耶呼
燈起坐不覺感涕自迸遂書一絕以志之
解劔分携廿載前至今離別問黃泉神交不隔平生
面夢關山落月懸

亡友靜觀之兒李生同甫來求墓銘忍死泚

筆以副其意而追念平生不勝感涕將歸投

詩索和聊綴一語以贈之 尤齋

靜觀臨世日人睹鳳朝陽伐木鸞求友埋山玉掩光
賢兒來自遠宿草恨空長贈別無餘說幾微戒聖狂

次同甫韻 上同

淵源聖學自危微此道由来識者稀寒水空餘照秋
月考亭誰復授深衣靜觀昔者嘗從事叔譽今朝欲
與歸珍重遺廬書滿架兒郎不必詫漁磯

自靈巖量移東州過芝洞感懷書示李君喜

朝 文谷

嶺海吾猶返泉臺何日期山陽十年淚灑盡靜觀池

重檢舊詩藁屬幼能

上同

佳言如屑尚餘霏一別清標入夢稀宇宙空傳雙鳥
響風雲不盡大鵬飛幽吟錦里詩留篋長笛山陽淚
滿衣牢落暮途悲獨立九原難作與誰歸

太極亭感古

壺谷

吾友云亡廿載餘經營宿計摠成虛靈芝洞路香猶
在太極亭基草不除賢子肯堂初結構老翁呼酒為
停輿龍山又值重陽節淚洒秋天落木初

次俞伯圭令公韻

退憂

芝洞仙蹤去幾年茅茨蕪沒小池邊弄丸遺意庭前
草鳴玉寒聲谷口泉三徑祗今連五柳一盃何處酌
青蓮隔江杖屨閑行日俛仰乾坤為泫然

次文谷相公憶靜觀先生韻 李徵明

礪霧洲烟靄作霏洞門深鎖客過稀仍思去歲初冬
訪惟見前林落葉飛水響聞來如奉咳山容仰止况
搢衣後人要識先生趣朗詠光風霽月歸

聞李同甫新修亭基喜詠六絕無求壺翁續

和

天作名區始屬吾故人相許兩情孚當年泉石膏肓

疾一諾千金喜色敷

十年存沒一嗚呼泣恨茅茨久未誅賴有賢郎能繼志湖山清興豈長孤

詩庭瑩瑩兩明珠山立依然舊範摸餘力亦能清債報風流豈有後前殊

先廬增飾計方鋪五色奇毛鳳穴雛自是靈區豪傑養眉山豈獨有三蘇

名溪自古待名儒瀛洛幽棲志不渝况復常齋遺緒業滄洲宜屬考亭朱

詞垣文酒舊時徒衰白惟餘一老夫待得名亭新構

訖滿湖秋月小筇扶

昨與芝洞昆季作兩夜話偶記芝川憶慕齋詩遂次其韻

金昌翁

敢道淵源我有師兒時大道老迷歧窮途益恨高山遠遺緒應從太極知三秀蹉跎玄髮變千秋浩蕩皓天期東岡一律虛嘉獎先牘披來灑血悲

感懷寄子東兄

子益

先生早稅北門鞍不待風啣雪作寒床上書和身作友胸中樂有勝於官池涵雲月千秋活亭閱鳶魚太極團庭草堪尋周子意竹林誰數阮家權

次

仲和

扣角東岡淚墜鞍長懷積雪立門寒先人有友應同
傳當世惟公不愛官講易林空書帶綠觀心池古鑑
雲團阮咸文彩憐相近交誼憑尋伯仲懽

次

金汝成

靈芝洞裏幾停鞍林下遺窩寂寞寒至樂圖書曾玩
理浮雲富貴早辭官池中秋月留餘照座上春風况
一團小子百年山仰志却從庭玉盡交懽

題同甫所題仁川縣心政二屏跋語末

李伯祥

吾祖吾師昔莅仁深仁厚澤在仁民今觀吾弟題屏
語善繼應須問學真

次韻 並序

趙子直

昔靜觀齋李先生嘗莅茲土一以庶簡愷悌為治
遺澤之入人者深民到于今稱之不衰後三十二
年先生之胤子同甫繼莅縣事為政一倣先生遺
法早夜孜孜惟恐或墜且於聽政之暇一部心經
口誦心惟並與政經而各寫一通作為二屏以為
朝夕寓玩之資蓋先生於視篆時有願追心政兩
經之詩故也心經首章曰允執厥中政經卒章曰

青雀一稿續集卷一
二十四
視民如傷本末相須體用兼備如車兩輪如鳥兩翼而不可廢一則其為治心為政之要固不外乎此若同甫可謂知所務而亦庶乎善繼先生者矣前觀察李伯祥作一絕題其下三洲金仲和亦記其顛末於屏後惟此兩公皆靜觀門下而於余石友也余方忝按是道祇謁園陵無視年事行到仁川客館枕上有二屏諦視之即向所謂同甫所寫心政兩經者余於此既深歎同甫用心之勤而仍念伯祥未及周歲奄作古人仲和與同甫昨者偶逢於桂陽縣齋一宿而別存沒聚散之際又令人

有多少感慨不容無一語遂次伯祥韻以書之畧構數行文字又附於仲和所記之後後之觀者無乃有續貂之譏耶詩曰

吾友為治簡與仁三年惠化洽斯民更將一部題屏面也識淵源仰沂真

志感寄贈李君同甫

靈芝洞題款

鳩林累客

人去靈芝但廢墟一池明月幾盈虛知君努力追堂構復續龍門舊受書

次

屏老

曾聞芝洞有遺墟池上新開小閣虛擬接芳隣同結

社分山倘許老尚書

次韻寄題靈芝草堂

東郭

仙庄那忍見遺墟舊迹依然玉洞虛志事君今能繼
述滿池明月一床書

謹次文谷相公韻寄題靈芝洞新舍 梅澗

每憐芝谷已成墟當日經營總是虛賴有阿戎能繼
業案頭依舊鄴侯書

次

蓬山累客

常思芝洞靜村墟俛仰那堪夜壑虛幸有佳兒尋舊
學沉潛太極訂頑書

草堂瀟灑偈郊墟妙處無言自靜虛今日此心尋不
得忍看殘篋舊圖書

次舍季韻贈李同甫

谷雲

斜陽隣笛過村墟壯思茫茫竟墮虛何幸吾君能趾
美草堂遺業奮詩書

次

老峯

新營小構拓頽墟夙許歲修未墮虛家學有傳真不
負感懷三復紫陽書

次

屯村

梓桑遺敬寄遺墟一室蕭然四壁虛遙想爨墻追慕

地晴窓重檢舊藏書

幽樓占勝壓郊墟半畝方塘映碧虛為問主人何所
事潛心知有聖賢書

奉次靜觀齋壁上的韻

雲溪

池邊烟鎖寂寥墟悵悵前期竟墮虛愛子能成先子
志閉門潛讀聖賢書

次

壺谷

荒烟殘雪鎖村墟一室依然絳帳虛惟有屋樑明月
在夜深來照舊床書

敬次文谷相公韻寄題李同甫靈芝洞池堂

江州戍客

茅舍新成舊里墟山光雲影旁溪虛丁寧齊扁留鐫
誨為是箕裘物格書

歲丙午間先生退居揚山之雙水村得一舊址
於村之西麓愛其幽靜有築室終焉之計未就而
先生歿後十有一年丙辰余訪同甫於靈芝洞洞
即先生舊卜也新構落成而壁間有允菴先生文
文谷相公詩轉眄之頃人事已非昔日矣遂次其
韻以志感云爾

奉次文谷韻寄贈李姪同甫

並小

一所

惟我表兄靜齋公當 顯廟朝退寓于揚州之豐
壤仍專心性理之學偶得所謂靈芝洞者方擬卜
築其間為終身之計未究而歿朝野聞者咸加嗟
惜及至同甫承家聿追其志結廬開塘奉母夫人
以居焉又能知讀書飭躬以繼述先業文谷相公
寄一絕以嘉之尤菴函丈聞而和之皆靜齋公之
師友也采之不佞亦逮公時與知其事梗槩後更
一再過訪俛仰舊迹不勝千古之感茲曰同甫勤
屬乃復書此以寄之自顧寒劣非敢為諸公續貂
聊記今日區區之意以貽同甫云

羞惡嗟來哀墓墟非關賢實與愚虛寥寥此意君應

會矧向田廬讀舊書

田廬使文中子事

當時卜築俯畿墟靜裏回看只太虛尚有源塘能放
海臨風重感孟朱書

敬次諸公韻仍寄靈芝草堂主人李君同甫

洪子晦

新鑿方塘舊卜墟蕭然一室白生虛辛勤志業追先
子靜裏惟看性理書

奉次文谷諸相公韻寄題志齋 直拙

曾看斯草即為墟遺什空傷月影虛始識廢興皆有

數肯堂今日樂琴書

次

多君堂構復遺墟志事為名信不虛依舊一池明月
夜小燈披玩紫陽書

次贈志事齋主人

仲和

茅棟新成即故墟昔人遺躅未全虛傳家莫道無長
物尚有河汾舊著書
澗水悲鳴繞里墟芝歌唱斷碧山虛空餘醉後西州
淚灑盡君家滿架書

次

海上歸人

志事堂開即舊墟靜觀遺意未成虛客來欲問傳家
物池月依然照故書

次

洪叔範

空山暮雪鎖幽墟一室燒香萬念虛奮業如今知不
墜晴窓長對聖賢書

次

南子聞

三秀靈芝有故墟金丹消息久空虛聞君堂構追先
志案上應留手澤書

次

李厦卿

聞君卜築舊堂墟半畝方塘一鑑虛要識此心傳妙

法晴窓復讀父師書

諸公文

李靜觀幼能始與鑄相善一日與諸兄弟議曰此人難信今日不受其供則後必反覆矣遂與諸宗畢會招而問曰君於兩賢後祀以為如何也荅曰可合矣僉曰固知君意之如是矣鑄去而其妻兄權雋來會幼能曰希仲於兩賢後祀納招而去矣權訝曰信然乎昨余親聞其與希聖說則以為不可矣幼能大訝之即邀鑄而詰之則面色如土而去余以此問於吉甫曰此事如何曰希仲本色如此幼能問之誤矣余

曰其前後反覆何如曰此希仲踈脫處也

雜著下同

鑄於李靜觀諸公處謂牛栗可以從祀於沈豕吉光洙則謂不可從祀靜觀面質其反覆之狀尹則終始以為見識超詣余甚駭之嘗面質尹曰欲與吉甫相友則必攻牛溪然後可矣尹面色驛然曰各有義意余曰敢問其義意尹作色曰何如是苛刻耶云矣嘗與李公端相幼能相先後警余不審幾微曰其屯已朕矣後七八年而其事乃驗二公可謂辨之早辨而亦可謂為人謀忠者歟

趙公龜錫神道碑

可求者又不鄙孤賤猥見獎與故托契之深非尋常
比矣今遽如許痛悼之懷愈往愈切今承大監諭及
不覺臨風淚落痛哉痛哉安尉

幼能何處得來今日知己絕矣痛悼何極昨者亦以

挽幅來益增悲咽

答李清
風尚逸

幼能先博後約之說固出於先賢然其博也亦有次
序當先其易而後其難以至於無所不通然後真可
謂博矣昔陳廉夫欲學易書朱子以為莫若且讀詩
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工夫也此
言恐不可違未知如何起之

別紙縷縷尤荷不鄙昔者亡友幼能謝事端居專意
此事而先以象數為下工處和叔以為未當愚亦妄
以為非所當急不若直從事於親切處茲者和叔之
論頓異於前此必有所見而遠不得詢叩可恨與金
久之
人世啾喧置之不復入耳惟歛迹鄉村日與李幼能
相對看書此正是實事此正是樂事今日之望只此
而已與金遠
明下同
新祝無歸字可謂不相知也然自不歸而欲人之祝
必為幼能所笑也

今日尚屬自己者惟古書而已極欲與朋友相講適

見退溪格物之說妄有所疑冒及於幼能而求教矣
 未知此友曾與說及否如蒙剖示則何感何幸答朴和叔
 所諭忠州之李何嘗無召旨之時乎只前日一事有
 不避嫌疑之迹而為士流過疑其心遂自引去此則
 無可奈何至如尹汝望洪子晦李幼能則未論其他
 而其急流勇退之節豈非今日之所罕乎以故徵召
 絡繹堅卧不起然其不起之有補於世道恐非起來
 者之可比也答李養而

靈芝主人堅卧不起極令人心羨也此漢一渡清漢
 則安知亦為人所羨耶與李仲深下同

靈芝竟不起疾吾道益孤矣始擬自京來歸之日歷
 宿其廬從容說話俾前日未契者更無參差而卒於
 爛熳則實不虛為此行也不謂去國蒼黃此志不遂
 遂成千古之別也頃者聞其有疾亟以書相問而終
 未見答語豈其時已無可為者耶從此疑誰與質病
 誰與砭涼踽乎出門無適矣益覺死者安而生者苦
 矣仲深義不止舅甥而已想同此悲懷矣有書吊其
 孤及諸從子須與傳之也

靈芝之出垣漸近臨風增涕不能為懷痛矣痛矣挽
 幅李哀委送遠地其意鄭重雖無此來以義情之深

何可終無一言乎只比來以口語受謗不貲惟此亡友知我本心故置之知罪之間矣今何敢吟詠詩句書其姓名以示於澌覘之處乎日者小門外李孝判書挽至今不敢寫送者以此也第不敢全孤李孝之意以別紙畧表孤懷幸以此語李孝畧置之靈座前而即滅之幸甚幸甚

今去李舜弼別紙覽後還之如何當初微有此事也幼能報以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比始以為此不過與京中若干輩相應而已則能言似太過矣今而後始驗矣大抵能言無不驗豈其明悟所致耶

與同

春下
同

泰之事將如何再昨相見時苦道不欲供陵事蓋避嫌也幼能亦言當避及聞資未準則曰如此似無嫌矣未知如此則不入於書啓中耶若書啓則賞資必難免矣如何如何昨見誠吉則以為不可避嫌而趨趨云此則與幼能之見異矣如何如何

昨書謹悉朴書以為幼能極憫嶺事欲令渠搆出館學疏草而驟近作一冊子極斥一番論議而渠名亦在其中故畏縮不敢副云云論驪之說恐市說恰好矣吉則抵死以為踈脫及細看其情態然後乃以為

小人未知黃輩之意今如何只其徒之說屢變恍惚不可把捉耳昨不敢詳者不欲破朴戒今承下詢敢此幸即滅勿洩也

今日事只持叔與永令不俟終日汲汲色舉者為善然以古人言之則亦已晚矣古人雖不可及如近日尹尚書李幼能綽然自遂豈彼能之而他人獨不能

耶

與閔大受

示及親事即見李生喜朝書知己好畢良幸良幸幼能固是好友近見李生則亦出羣輩想尊所得亦必賢哲矣可賀可賀

答閔持叔

記君幼日同春元撫背曰愛之雖深只一番會葬而已尊堂覲而辭也見謂汝以幼能女為婦率來見我也此二事皆不如期極令人愴滯也

答閔靜能

愚嘗與李友幼能論物格之說以為物譬如路格譬如人行此路夫路自人家門庭至於東海者如物之理自有始終本末也人行此路而至於東海者如人窮此物之理而究其終也自人行此路而言則曰格物自路到東海無復可行處而言則曰物格夫路自是元來本有底物豈可今日始乃運動而至海哉此稍精實也未知如何

與金直卿仲固

吾人既被峻斥而復蒙叙復未知於雅意如何耶既不免出膺 聖恩則惟當盡心竭力不可以暫蹶而有懲也如其不能則須用十分死力辦一退字至佳至佳此一字古不復言而今日如李幼能洪子晦尹尚書亦不以為難豈彼能之而此獨不能耶是可歎也

與金永叔

李幼能既處閑地雖有大事亦當減口今豈有斥台之理也必不然也然愚與台所見終不能合極可歎也

與徐載通

今監形勢誠如幼能之言全湖事雖可念歸在明朝

則豈無裨益也幼能之意正亦如此耳

答趙禹瑞下同

能示若無別樣事實則似引東京事矣史云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及之目能友豈用此耶

右出尤菴集

幼能竟不起疾孰知城南一別遽成千古之訣耶斯人存歿似關時運不敢私慟為也其葬在何時北望

悲涕而已

答趙仲初

僕於筵中啓以文學之士宜置經幄不可遠出並論北評之當召幼能之不可棄自上命叙幼能許召北評而大臣啓以方授試官過後可召云幼則其夜

即逃出圻郊令人愧恨心甚不安也 答閔大受

近日尹善道上萬言疏托鄭介清事詆譏先師醜辱

松江旁及白洲如弟若幼能輩不須言也適以 上

候未寧姑還退早晚入啓不知有何指揮此係世道

恐難容人力耳 答李汝休

右出同春集

晚善李公幼能心期益篤時金尚書佐明又與尤菴

不協遂令李公圖所以保合維持其憂國衛賢之誠

可見比公卒尤菴掩涕曰未見好善如某甫者 趙公龜錫

墓誌

李學士幼能始居東岡學徒多從講問公聞之曰此

李公內而不出時也開門授徒恐涉太早其高識類

此 申別檢 遲墓表

庶子之說既承兄教且曰幼能表兄得尤丈所與別

紙無論此事鄙見果誤尤以服膺益亦更詳語類則

其說曉然矣東賢錄目復勤提示無任幸荷頃與幼

能兄相議以為所錄輒近諸公雖或無妨而世人貴

耳賤目必起爭端此見甚超詣已擬斷自牛栗門人

第於已上師友又欲抄選太畧至以通錄舊例謂不

足盡法是則不敢從耳 答尹子仁下同

練祭一款李元幼能以為主喪題主亦當從服制以父為主茲不得已專走一力於懷川未知充夫所答如何也

東岡表兄尚以疾勢反復不無萬一回蘇之望而志業未究遽爾云亡痛傷摧割久而愈苦非止為親愛同志之戚而已緬想賢者信用悲怛纔啓北轅又有父兄在固知難於衝寒遠出然師友道薄久矣苟使悠悠者觀之豈不疑其同歸於世俗之流循耶仍念昔歲與此兄語及賢者之才之美即曰某甫天品雖高時於根本上未有牢著脚跟處俟其辨此可大望

也語意深切思之爽然望賢者有味其言敦厚充拓庶使逝者不恨於泉下也僕為送葬行少留江舍感

風添痛殊不自聊

荅林德涵下同

聞今已入都高上榜眼以常情言之豈不為之聳然相賀而固陋之見猶不免其憂也自遭口語以來愚與東岡相念之切必欲玉成於汝初非偶然者以為因此動心增益強志力學以趨於聖賢君子之域固盡美矣不然而俟且數歲在我者志操少成在人者橫議少息公論少定而一出以副親庭之望殊未晚也昨歲之事進退無可據然尚諉以非德涵之志向

青齋集卷之十一
後消息或不無其道矣夫以今日考之所謂非其志者亦將泯泯闇闇終無以自白於世而滋其惑愚誠遲滯乃知從初所以相念者蓋似迺踈雖欲悔之而不可得矣

此事思之非不爛熟初再作書幼能兄使之感動領相其答不言其所以而只言其不得為想必有大段難便處以至此也今欲直作書以明此義第未知即今事勢之如何恐或事無補而徒為紛紛如兄前日抵書閔令人皆知之幼兄書亦及此矣答李養而外兄李憲頃有所論迺被滋垢於時竊想其意不過

以為近事醞釀已久莫如先幾明言庶以破悟吾君之疑惑少補國家云爾大意非不正當但其見處既未分曉說時更傷交蔓重惹羣謗益可歎惜想先生聞此尤用不安于心矣與宋尤齋下同

芝洞表兄未究素志竟至奄忽痛惜摧怛尤難自勝似聞死時先表遺忠次返舊第脩然歸化無愧古人想其得於師友之間者信不誣矣

每思東岡兄平生眷眷於左右使當今日必有交輔之益為之隕涕答金父之

海東野言續集曾聞李兄靜觀言乃許筠所記而實

出於暗記史牒者蓋當丁應泰上本構宋應昌時朝廷擇差筠及朴監司燁使之塗壁窺窓而得其文云其聰明敏捷宜有此等事決非其兄之所為也答李擇之李副學允固知其疾已不可為只恃年尚壯癉又進退或意畢竟有所挽回而事乃至此雖使泯然親舊當之猶不禁隕涕况於僕之親懿慕敬疇昔相依今日踽踽者乎昨聞葬期已定尤無以為懷念左右平日傾嚮殊至到今痛傷當復不淺而抑此後死者相與修身讀書勉勉不已以毋負長逝者當時之望亦一事也願與伯靜共之不識左右以為如何答趙伯靜

右出玄石稿

李尚書奄成千古公私痛但天之不仁不憖一老不知後死者將何以依薄耶悲夫悲夫幼能兄至性出天疚傷過節同氣恩愛誰人不有而前後辭旨令人涕零深恐罔覺之地遂成悔懊也千萬勗率以慰遠者與李一卿下同

驚聞李斯文幼能竟不起疾但焉痛傷邦國不幸連喪善類殄瘁之痛不但為吾私也伏想令喪予之懷當復如何

右尹叅判文舉書

公與李公端相幼能洪公歲君實交最密文學行誼亦相伯仲一時論者皆謂其終大用于世也顧乃後先淪喪未究厥施獨留余一倥侗虛竊高位坐見此百罹踽踽人間每有九原難作之歎嗚呼斯誠世道之不幸豈獨余之不幸也

李公萬
雄行狀

右出文谷集

乙巳春作京行行時叅判公教曰李幼能賢而能文與我相親汝可往師焉幼能靜觀齋表德也一見相得愛之重之時出詩賦題試之大加稱獎仍傳示諸名公文名由此益振靜觀愛其質美又以向上事勉

之自此遂留心為己之學嘗曰靜觀不但有文字指導之功使我早知向學之方亦賴其開發云丙午又作京行靜觀公益敬重之勸令往見朴玄石玄石與語數日大奇之抵書靜齋曰林君與之共學博問強記當以為師云

右出林德涵泳年譜

諫院多官請對入侍論罷一正似未妥當故弟畧為陳達而其中幼能事則弟以李某疏中之語不過為明末某之心事而儒臣進退未必由於此則李某謂之不識宋某之本心可也諫官如是說破雖罷金某

宋某聞此而亦未必赴 召諫官之言亦可謂不識
宋某之本心也此乃梗槩也

右出沂川洪相命夏抵青湖公書

得見幼能疏辭可謂鳳鳴朝陽自 上雖未盡採而
即用必留神覺悟者多矣為國家欣賀

右趙判書珩抵青湖公書

靜觀齋先生續集卷十終

